

2022·春

陈国昌

2022 寅虎年，春天来了，我们家的春妮儿也来了。

立春的第九天，外孙女早早地诞生了。老人家长辈们习惯呢称春姑娘为春妮儿。

疫情笼罩的清晨，我戴上口罩独自行走在海岸步道，迎微微拂面的海风，闻阵阵扑鼻的花香，看早潮翻卷的海浪，赏海上跳跃的红日，观空中奋飞的海燕，听丛林赶早的布谷鸟交替合鸣，感受着这盎然的生机。

此情此景勾起了我对祖国的眷恋，矗立于海岸，眺望遥远的北方，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了春的诗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作为北方人，我更喜欢北方的春。“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芣苢兮。”“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些有滋有味的诗句，把我带入南北不同的春的世界。

古往今来，文人雅士们咏春的诗文俱多，客观地反映了人类盼春的心切，爱春的情深，恋春的厚重，享春的难舍。

的确，春，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世界万物生命的向往，精神的寄托，生活的福音，梦想的乐园。有春，就有了生机；有春，就有了希望；有春，就有了目标；有春，就有了定向；有春，就有了力量；有春，就有了梦想。

世界地理环境位置的不同，春，走来的形象气质也不同。北方，春是从严寒冰冻的冬季脱胎换骨走来的，走得匆忙，显得急促。当换季的帷幕拉开，人们就翘首以待，等不及她的梳妆打扮，就想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拥抱和亲吻，所以她的出场动静要大一些，姿态高雅而挺劲。而在南方，尤其在南洋新加坡，地处热

带，属赤道多雨气候，年温日温差极小，大地永久是绿色的，换季不用着意换装。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春装”，永久镶嵌着各色艳丽花卉。

花卉是有季节性的。春天开放的品种更多更繁华一些。犹如当地独特的喇叭花树，类似日本的樱花，盛季漫天飞雪；红艳艳的鸡蛋花树，金灿灿的猫爪藤，印度阿育王树的近亲 Saraca 等等，春季盛开异常繁茂，城市的街道和公园被装扮得艳丽无比。

四季常开，给点阳光就灿烂的花，犹如万代兰（新加坡国花，称胡姬花）、三角梅（新加坡称九重葛，红黄紫橙白五种色彩）、砂纸藤等等，日日笑口常开，永不言败。因而春，来得既不扭捏羞涩，又不过于高调。步伐总是轻盈的、平静的，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亮相。

毫无疑问，春，是历代文人雅士赋诗撰文的首要主题。春，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季节，无论为其堆砌多少华丽动人的抒情词汇都不为过。

我总认为，春的性格是有两面性的。四季中，春是最脆弱的。春一生下来就经受着大自然的考验。她既给世界带来温暖，又往往给世界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既给世界带来新生，又给新生命带来预料不到的摧残。

2022·春，多灾多难。

在我的家乡北方，有春寒料峭，有沙尘暴席卷，有冰雹雪冻；再往北去，就是战争硝烟。在南洋新加坡，一个雷鸣电闪的夜间，暴风雨血洗着公园、庭院、路边怒放的鲜花，拦腰折断生机勃勃的树干。太平洋不太平，马六甲海峡不避风。世界风云的变幻也总是影响着新加坡人安静而舒心的生活。

2022·春，最使人揪心的是新冠疫情。鼠年春带来的新冠疫情，笼罩全球两年多了，不见有任何转机。据新加坡官方统计报道，2022年初春是疫情传播的高峰期，日增病例五位数往上蹿长。学生居家上网课，职员居家办公，市民紧闭门户不出门，出门必捂大口罩。长时间的恐惧、憋闷、焦虑、心烦使人精神疲倦，情绪紊乱。

爱春的年轻人隔窗望春，精神将要崩溃；恋春的老年人惜春如命，立足活在当下，豁出老命也要走出室外，会会朋友，喝喝咖啡，聊聊天。享一春是一春，乐一天是一天。

2022 早春二月，我们家春妮儿的诞生，是全家人的精神之春。

疫情之下，我们真是大喜又大忧，唯恐孩子刚到这个世界就感染冠疫。出生时刻，产院一片“白色恐怖”。为了幼小生命的安全，我们不敢探望，只能从女儿发来的视频里看看她的情况。可爱的春妮儿小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似乎告诉我们，她向这个世界报到了。

满月后，我们爷孙才得以相见。春妮儿睁开眼，看着我们，也看看窗子上的亮光，是想真正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我们多么想把孩子抱到阳台见见世面，享受一下春的气息。但是要谨防意外，只能关门闭户，隔离外界的联系。两个半月，孩子学着我们的口型“喔—喔—喔—”，跟我们交流发音了。每次吃奶，总要对着我们笑，以表示对我们情感上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向往。

政府解除禁令时，已接近孩子的百天，我们筹备前往圣淘沙风景区搞个简单的游园庆祝活动。没承想百日前孩子咳嗽不止，第一次享受春的世界，就此凄凉地落空了。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入院观察排除了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的感染，确诊为流感病毒感染，我们

长舒了一口气。春妮儿却意外地笑了，小嘴撮成一朵初绽的小梅花，这一笑暂时赶走了我们心中的愁绪。

百日了，春已过，春妮儿始终没有看到春光春色，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温馨。谁说“满园春色关不住”，只是不在危难时。我对这句耳熟能详的春的名句开始发出了疑问。可怜的春妮儿只能无奈地等下一个春了，下一个春又能怎样？天知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千古不变的定律，春是悖不过的。脆弱的生命时刻面临着来自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博弈和打击。况且 2022·春，迎接的是世界大变局，全球气候大变化，人们呼号着“暴风雨要来了”。春，还会是原来的春，人们还会安享春吗？春妮儿这一代人注定要在全球大变局的博弈中，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成长，我们寄望春妮儿成为生活的强者。作为女孩，既有春的品格——温和秀美、清隽贤淑；又有虎年生人的特质——血气方刚，志存高远，做生活的强者。

地球从林里有鸟语花香，莺歌燕舞，更有虎狼当道，生物搏斗。弱肉强食、勇者无畏是自然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命真谛。春，不管怎样，作为新生命的象征，尽管要经历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最终取决于春的正能量——强大的生命力。春妮儿向春的世界微笑的那一刻，恰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宇航员安全返航的那一天，我们为春妮儿起名“姜宇春”。

春到我家！春在宇宙！

我们祝愿春妮儿喜迎朝阳，快快长大，勇敢地朝着航天英雄们远去的方向，在宇宙之春里自由快乐地翱翔！

诗歌天地

画中走来你的样子

郑根峰

雪棒子在迷醉的眼里飞
小路把你拉得修长
笑开花的云杉扛起马尾辫
绕颈的薄纱把我的心烘暖
你从雪花飘洒中走来
又向雾霭缠绕里走去

紫色碎花衣衫的女子
跳过黄叶一片草
回眸私语 纤细的手指腾起鸣咽
落寞的祈盼乱了我鼻口间的希冀
你从柔情似水中走来
又向蹉跎流年走去

天空里掉落的相思旋成柳絮
偶尔飘忽 可以潇洒地行游云端
那云端 融化落寞的情景
将是一个梦呓的云雨
你从琴台余香中走来
又向卷首扉页里走去

将是一地的棠树落花
沉迷于秋色枫红
一句激艳了暮秋的梦寐
只想青石板旁 聆听天籁
心煮了一池云锦 寄予惦记的丁香
你从我心中走来
又向风里走去

五月飞歌，在铁路上唱响

张继栋

伸向远方的白光
犹如两道闪电
把石碴和枕木照得格外醒目
汽笛每鸣叫一声
就像五月的春雷
山峦桥隧田野就有一些战栗
两条钢轨越来越锃亮
飞驰的列车就像钢铁上跳跃的文字
书写着铁的坚韧和优雅

一排列车整齐站成一线
比列车高的地方
是苍翠碧绿的群山
比列车低的地方
是蜿蜒平静的河流
汽笛鸣唱的音符掉在钢轨上
就像落下的汗水
远方的信号灯静静地矗立
它的高度一定和劳动等值

装着乌金的列车发出
从沮水河畔到长江沿岸
从北国桥山到南国峻岭
一路高歌，一路飞驰
车轮与钢轨撞击
声音铿锵，节奏流畅
就像五月飞歌
在铁路上把劳动高唱

那棵有“死而不亡者寿”之誉的三鹰柏，无枝无叶亦无树皮，裸着一身遒劲的筋骨，挺立在你的视线里。那三只鹰仍各自保持着欲飞的姿态，随时准备着去搏击风云。这自然天成的树雕，给你一种精神永存的感慨，让每个参观者仰望之后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励。

另外，楼观分为东西楼观，东为授经台、老子祠，西楼观有吾老洞、老子墓，1957 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的大陵山为老子修真羽化登仙的地方。老子墓在就峪河西，大陵山下脚。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之《渭水》中记载：“就水出南山就谷，北径大陵西，世谓之老子陵。”

2000 年国家邮政局发行《古代思想家》邮票，一套 6 枚，第 3 枚为老子。海峡对岸的台湾邮政部门也于 1975 年发行《人物图古画邮票》，其中一枚是《老子骑牛图》，为宋代晁补之所绘，原画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 2004 年，国务院新闻办向世界宣传的五大圣贤，其中就有老子。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在世界上老子被尊奉为“东方巨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前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的。”

老子因在秦岭终南山下的楼观授经台讲授《道德经》而名满世界，楼观也因老子在此修真养性、羽化登仙成为“天下第一福地”的道教祖庭而不朽！

老子，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生于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籍贯地为甘肃陇西，而世传有“天下李姓出陇西”之说。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道德经》和《易经》《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其中《论语》的作者孔子，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三教“儒释道”中儒家的创始人。号称“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圣人，却视老子为师。孔子在一次拜见老子后，感慨道：“鸟，吾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吾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



风光无限

周文静 摄

老子与楼观

朱文杰

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史记》载，孔子向老子问礼之后，对弟子们称赞老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

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万物的规律（道）由自然来定，即是“道法自然”。黑格尔说：“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他十分信奉老子学说的正确和其中蕴藏的普世价值的非凡，他最大贡献是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自称是“名誉道家”“十宿道人”。他还著有《中国科技史》。他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这和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说的“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是一致的。

因老子是周的史官，《道德经》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再者《汉书·艺文志》也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道德经》得以光耀华夏，名垂千古。我曾多次登楼观台以问祖寻根，

而我欲寻之根也就在这五千言中了。这是集大智慧以及天地自然、万物变化、宇宙哲学之大成的五千言。我们日常早已熟知的一些哲言典故，很多就出于这五千言中。什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虚极，守静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等，举不胜举。如此寻根，可以说为数典认祖，原先心中的模糊与混淆，已然逐渐清晰。这字字珠玑的五千言，是真正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是“处世之誓言，修身之恒言，劝人之格言，悟道之哲言”。西方哲学家尼采评价：“它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真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进入这启蒙醒脑之门，认识自己祖先之伟大，这五千言之《道德经》是你一生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智慧宝库，这五千言需要一生背诵。楼观被称为天下洞天之冠，上有授经台，下有宗圣宫。道家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称，而那块“天下第一福地”石刻让我惊叹。原来此碑有一横一竖两通，横的仍卧在宗圣宫，竖的则站在楼观授经台的碑廊中了。

授经台前，有一碑亭，亭子守着一眼泉，一池水，碑上有赵孟頫隶书体的“上善池”，字体大气厚重，苍劲有力。相传元代发生瘟疫，以此泉水医好无数百姓，老子炼丹也是取此之水。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书“第一山”碑等珍贵文物。接着进入老子祠，大门内两侧有两组道德经碑石。东侧一组为唐代以楷书镌刻的“楼观正本《道德经》”；

西侧一组为元朝高文举篆书《梅花篆字》“古老子”，这梅花篆字，一直被书家视为失传之书体，谁知楼观台就有，让我慨叹陕西人不善宣传的诟于言，是否受老子在《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中说的“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影响呢？总之，这些遗存的一级文物碑石，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在老子祠后院，有一八角形石盘，击之如磬，我曾一个人上前击了几声，不管不顾什么三六九的祈福顺序，只是想在这磬的清越之声中领悟几分“大音希声”的境界。这块不起眼的石叫响石，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留下的，赠给了老子，老子用来碾药。传说是美妙的，而我在想，老子一生不是也在补天吗，他补的是人们精神上缺失的天。他的学说涵盖宇宙，却像这块响石一样，纯而不噪，有极强的穿透力。响而不鸣，“光而不耀”，肯定是一般凡人难以企及的神明之境。

楼观作为道教祖庭，和全国其他道教宫观相比，自有它独特高超的一面。这里突出老子学说，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建筑也是以老子殿为中心，并专门建有四子堂、庄子、列子、文子、谭子在这里全部被奉入道观，还有祭祀尹喜的文始殿，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楼观，香火味浓的神学思想就显得相对弱一些，迷信成分也就难以泛滥膨胀，你能感到中国传统文思想智慧的哲理之光。

极顶为老子祠最高处，凭栏远眺，心旷神怡。天宽，一只鸟追着云飞；地阔，一缕炊烟淡远了地平线。而苏东坡在这里留诗一首，让你感动得异常舒心。“剑舞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

琴工。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好一个“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沐浴在这博大精深的老子文化的空气中，胸中块垒，早已消解，惟有独享这灵空之境的悠哉乐哉了。

宗圣宫，南北朝时创建，迄今已有约 2600 年历史，曾辉煌一时，唐初为第一次辉煌，元朝为第二次辉煌。元中统四年（1263）《重建宗圣宫碑》载：原系周代星象学家、春秋函谷关令尹喜故宅，后因老子于此讲学而闻名。“初入山门气象幽，春风先到紫云楼。雪消碧瓦六花尽，烟绕丹楹五色浮。”（宋章子厚诗句），“瑶花琪树间霓旌，十二珠楼接五城。”（元萨都刺诗句），可以想象其当年之盛景。

虽然这些楼城建筑毁灭了，但其中还遗存有唐武德年间欧阳询书《大唐宗圣观记》碑可为证。以及被称为老子手植的千年银杏树，可能曾迎击过雷霆，裂为四杈，历经磨难仍新枝嫩叶郁郁葱葱。其树冠蓬大，使斜出的那一枝有难以重负之感，好在用支架撑着护住了这一片繁茂。苍凉与生机和谐在这有着三千年轮的长寿树上，似乎也象征着宗圣宫的荣与衰。这里遗存的古木古石无不富含仙气，仿佛人格化了，自有一分清高潇洒，仙风道骨。

宗圣宫遗址上，有卧在草丛中的青牛石雕，让我倍感亲近。这是三千年前老子入关时骑的青牛了。不知是缰绳早已朽腐，还是那棵系牛的柏树已垂暮，这青牛该是一个自由身了。望着这通灵之神物的怡然自得，我猜想着，它肯定也得道了，全身似乎笼罩在一团祥瑞之气中。